

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插花

看传统技艺·听融合故事⁽¹²⁾



李志平展示插花作品。

一把剪刀修枝叶,几束芳华置清器,一方案几藏山河。

以草木为媒,借器皿载韵,将四时风物、自然意趣凝于方寸之间,这份化繁为简、以小见大的雅致,便是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趣——插花。作为植根于中华文脉的经典造型艺术,它以鲜活植物为核心载体,于有限空间勾勒无穷意境,融自然哲思、人文风骨与审美意趣于一体,尽显东方美学的温润与深邃。

扎根乌海大地的插花,更是内蒙古大地上一抹灵动雅致的文化亮色,2023年入选乌海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5年跻身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从奶茶起源 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黄金

奶茶是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茶文化中独具芳香、美味的一种类型。奶茶以丰富的味道、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广泛的影响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起到自身应有的载体作用。

关于奶茶的起源,《草原饮食文化研究》中写道,北方草原地区本不产茶,茶大概在南北朝时期传入,为诸民族所喜好。到隋唐时期,茶叶的供销量大幅增加。在唐朝金银器中,发现许多茶具,反映了唐朝上层社会盛行饮茶的风俗。

宋朝诗人苏辙在《和子瞻煎茶》诗中说:“君不见闽中茶品天下高,倾身事茶不知劳;又不见北方俚人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夸满口。”从这首诗中一定程度上能了解到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煎奶茶的某些做法。

《草原茶叶之路》记载,南方种植茶叶,最早在北宋时期(公元960—1127年)传入内蒙古地区。

南方种植的茶叶传入内蒙古地区前,北方游牧民族有没有自己的茶?《蒙古族食谱》写道:“很早以前,蒙古人采集某些野生果子的叶子沏茶或熬茶喝,即使是后来饮用南方种植的茶叶之后,有的老人仍然认为,砖茶苦、青茶性凉,就有把南方茶和当地产的野生植物茶掺在一起喝的习惯。”由此可见,北方游牧民族原来有自己的茶文化,随着饮食与健康需要,北方游牧民族慢慢改喝南方种植的砖茶,并与自己原有的茶文化巧妙地融合起来,创造了南北方文化高度交融的奶茶文化。

砖茶作为奶茶的重要材料之一,通过贸易、市场、驿站、丝绸之路、茶道等进入北方游牧民族地区,满足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日常饮食需求。《新唐书》卷一九六《陆羽传》记载:“其后尚茶成风。时回鹘入朝,始驱马市茶。”唐朝时期,中原地区和北方游牧民族地区便有茶叶交易。

《宋史》卷一百八十三记载,出淮南、归州、江南、荆州,有龙溪、雨前、雨后之类十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者。这种茶多在契丹民间流行。由此可见,当时,茶文化交流达到了比较活跃的程度。

论奶茶里蕴含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程,要了解中原地区种植的茶如何进入内蒙古。

在近代史上,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产生了连接北京、天津、沟通山西、内蒙古的交通枢纽张家口和北方重镇归化城(现呼和浩特),通往新疆、喀尔喀和俄罗斯的商业运输线,交通工具主要靠驼队,故称为“丝绸之路、茶叶之路、驼道”。

此“丝绸之路”的主要一条路线就是张家口—归化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有学者认为,这是一条超远距离的茶叶之路,也是一些大中型商铺从张家口—归化城—乌里雅苏台方向驮运货物的丝绸之路。

古“万里茶道”跨越福建、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等九省区,经二连浩特或杀虎口进入蒙古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东部,通往欧亚内陆,路线全长约1.4万公里。古“万里茶道”不仅推动了当时贸易的发展,更促进了沿线各民族的文化交流。

奶茶文化,不仅有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内涵,而且蕴含着中原茶文化的重要元素。奶茶文化,见证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长期交往与高度融合,对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者为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花枝藏天地 匠心续雅韵

□本报记者 及庆玲 通讯员 张婧爽

花影:岁岁流芳

打开插花的历史卷轴,便是打开了一幅人与自然共生、人文与审美共生的画卷。

其雏形始于远古先民的祭祀礼仪,古人以草木陈设祭坛地、祈福纳祥,借自然花木沟通天地、敬良自然。

千百年来,这门艺术始终根植于中华沃土,融入国人节庆礼仪、日常起居,不拘花材贵贱、不囿形制繁简,寻常草木、野花蔬果皆可入景,依托瓶、盘、碗、缸、筒、篮、盆等各式花器,诠释出“天人合一”的内核。

先秦时期,插花从祭祀礼制逐步走向人文生活。《礼记》所载“诸侯执薰,大夫执兰”,印证了早期花卉陈设用于礼仪规制的历史;《诗经》中“赠之以芍药”,让花草成为传递情谊、寄托情思的信物;《楚辞》“纫秋兰以为佩”,更是将草木品性与君子德行相融,为插花注入了修身立德的人文内涵。

东汉时期,瓷器工艺的成熟推动插花艺术迭代升级,“瓶花”形制初步成型。出土的汉朝画像石中,已有仕女持瓶插花的生动图景,标志着插花从实用礼制正式向审美艺术过渡。

唐朝是传统插花的首个鼎盛高峰。盛世国力昌盛,花卉栽培技艺精湛,牡丹、芍药等名花广为盛行。彼时插花形成鲜明的风格分野:宫廷插

花多用金银华器,取材华贵名花,造型富丽堂皇,彰显皇家恢弘气派;文人雅士则偏爱梅、兰、竹、菊等清雅花木,借花抒怀、以景寄情。白居易“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的诗句,生动描摹出盛唐全民爱花、尚插花的风雅风尚,插花也成为宴饮雅集、文人酬唱的载体。

宋朝插花步入成熟鼎盛阶段,与琴、棋、书、画并列文人“五雅”,确立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核心审美准则。《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百姓每逢七夕、中秋等佳节,皆以插花赠友、装点居所,插花彻底融入世俗民生。与此同时,《梅谱》《菊谱》等花艺专著问世,标志着传统插花从实践技艺走向理论体系化,奠定了后世插花艺术的发展根基。

明清时期,插花技艺与美学理论趋于完备,名家论著层出不穷。明朝袁宏道《瓶花谱》系统梳理花材甄选、花器搭配、造型布局的核心要义,提出“花贵清雅,不可繁杂”的极简审美;文震亨《长物志》将插花纳入生活美学体系,强调花艺与人居环境、生活意境的和谐共生。清朝插花风格兼具雅俗之韵,宫廷延续华贵繁复的风格,民间盛行以松、竹、梅插瓶迎新,寄托平安顺遂、清雅高洁的美好期许,这一民俗传统绵延至今。



李志平在文化活动中展示插花艺术。

作为多民族交融共生的热土,乌海插花吸纳草原文化敬畏自然、质朴辽阔的精神内核,兼收中原花艺写意空灵、含蓄雅致的审美特质,刚柔并济、虚实相生,造就了独一无二的花艺风骨。

这份地域花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插花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志平的手中绽放得愈发绚烂。

这位深耕花艺20年的“60后”匠人,是乌海静蕊花艺工作室的创始人。

走进她的工作室,一件件意境悠远、气韵天成的插花作品,尽显东方花艺的极致魅力。

李志平与花草的缘分,始于童年。19世纪70年代,院落里夜来香、牵牛花次第绽放,年少的李志平偏爱静立花间,随手折枝入瓷瓶,在草木错落间寻得内心安宁。一场专业花艺培训,为她推开传统插花的大门。她恍然明白,插花绝非花草堆砌,而是承载千年文脉与东方哲思的技艺。自此她潜心研学,苦于本地资源有限,便辗转银川、北京、无锡、上海多地拜师求学。

2014年,经内蒙古花卉协会举荐,李志平拜

入传统插花名师宗春兰门下。“花艺是文化载体,一花一木藏中国人的审美与哲思”的教诲,让她读懂传承的分量。此后她常年奔赴各地研修,曾凌晨起身赶路求学,白日习艺,深夜实操;花枝划破指尖、久立导致手臂酸痛,皆不改初心。

博采众长,方能自成气象。李志平先后师从王莲英、谢晓荣等国内花艺名家,融会各家所长。2017年,她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马来西亚参加国际东方花艺交流,创作的饱含东方气韵的作品惊艳海外,让世界看见中国花艺之美,也更加坚定她传播东方美学的信念。

2019年,是李志平艺途丰收之年。作品《花开新时代》亮相广州国际花卉艺术展;原创花艺《畅想草原》入驻北京世园会中国馆内蒙古展厅,斩获金奖。为呈现内蒙古花艺风采,她连续多日昼夜打磨作品,不慎摔伤膝盖,依旧强忍疼痛坚守现场。最终这件以马兰花、格桑花、松枝等本土花材创作的作品,线条舒展,意境辽阔,赢得广泛赞誉。

花“新”:融古出新

“传统插花不该困于书斋,要走进烟火人间。”盛名之下,李志平将重心放在非遗普及与美育传播,依托静蕊花艺工作室搭建传习阵地。每逢“三八”国际妇女节、端午、中秋等节日,她都会开展公益花艺课堂,免费授课,让普通人触摸花艺之美。一位年长学员学成后的感慨,更让她确信:非遗花艺可以治愈人心,为寻常日子添一抹诗意。

授徒之时,李志平恪守“静心守艺、以德立身”。她先传文化、涵养心境,再教技法,劝勉弟子戒骄戒躁,观察自然、感悟本心,拒绝模板化创作,让每件作品拥有灵魂。徒弟赵佳说:“老师教的不只是插花技艺,更是审美修养与文化情怀。”

为厚植传承根基,李志平持续推动花艺进校园,用通俗语言解读花艺文化,引导孩子动手体验。多年来,非遗花艺美育惠及2300余人次,其中青少年800余人次,培育专业传承者30名。

守正方能固本,创新方可致远。李志平深知,传统插花唯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跳出固化桎梏,焕发持久活力。她打破传统花艺的呈现局限,将传统插花的构图美学与压花画的永久保存特质相结合,把转瞬即逝的花木之美定格留存,创新打造花艺装饰画、书签、文创贺卡等作品。同时,她探索花艺与茶道的跨界融合,秉持“插花修心、茶道养性”的理念,在静蕊花艺工作室打造专属茶席,让学员品茶静心、插花怡情,在双重雅韵中体悟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让非遗传承更具温度。

初心如磐,步履不停。当下,李志平投身筹



花艺装饰画。

建内蒙古传统插花技艺传承体系。她系统收集整理内蒙古传统插花、压花技艺相关史料与实操资料,规整技艺流程、完善传承档案,力求让内蒙古插花技艺有据可查、有迹可循、有序传承,让这门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艺,在守正创新中续写新时代华章。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风启

于枝叶间读懂东方哲思

一枝一叶藏天地,一花一器见匠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插花从来不是简单的花卉摆放,而是中国人寄情草木、观照天地的生活哲学,是流淌千年的东方美学活态载体。

这份美学,根植于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从先秦赠兰寄情,以芳草喻高洁德行;到魏晋名士采花寄怀,于草木间安放情志;至两宋,文人插花蔚然成风,成为他们日常修身的方

式。花草早已超越本身,成为民族情感与精神品格的载体。古人插花,重意远胜于形。瓶花一室,便可容纳山林丘壑,足不出户,得见天地生机。器物为载,花木为语,方寸瓶盏之间,藏着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这份美学,讲究“源于自然,高于自然”。三根主枝喻天地人三才,花叶取舍藏疏密虚实之境,不求满溢繁复,而重意境留白。梅兰竹菊入

瓶,寄托君子风骨;四时花草入景,呼应岁序流转。一把花剪,取舍之间,是对草木生命的尊重,也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表达:不强求万物圆满,懂得留有余地,在残缺与疏朗中体味生命本真。插花者在修剪枝叶中,“修剪”掉内心杂念,体悟取舍真谛。

快节奏的当下,插花更像一剂心灵的提醒。我们习惯于追逐瞬间浓烈、永久定格的视觉快感,习惯填

满空白,渐渐失去静下来体察自然的能力。插花的过程,是慢下来与草木对话:观察枝叶原生姿态,斟酌高低俯仰,接纳花朵终将凋零的宿命。它教会我们,美不是永恒定格,生命自有荣枯。

草木有花期,文脉有传承,花会凋落,但藏在花叶之间的东方审美、人文思考,可跨越岁月生生不息。今天的插花,延续传统审美范式,又不断汲取本土风物、当代生活灵感,走进校园、社区,让更多普通人执剪插花,在花叶之间读懂东方哲思,持续浸润精神世界。

